

茶香室叢鈔

清俞曲園著

第廿冊

進步書局校印

茶香室三鈔卷十五

清 德清俞樾著

天才人才鬼才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李白為天才。絕白居易為人才。絕李賀為鬼才。絕。

按世人但傳宋景文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之說。不知有此說也。

詩有十勢

唐齊己風騷旨格云。詩有十勢。獅子返擲勢。猛虎踞林勢。丹鳳銜珠勢。毒龍顧尾勢。孤雁失羣勢。洪河側掌勢。龍鳳交吟勢。猛虎投澗勢。龍潛巨浸勢。鯨吞巨海勢。

按十勢之名甚奇。每一勢下。各引詩一聯。然亦不甚可曉。

律詩首句落句可失韻

國朝章大來偁陽襟錄云。律詩首句失韻。為入羣孤雁。落句失韻。為出羣孤雁。今人祇解首句耳。阮亭先生姑蘇懷古詩。末句胥字。正此律。

杜詩用龍光點注字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杜詩龍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龍光點注。唐時

有此二語。施之官職選授。寵光者特恩之意。點注者注授之意。今本訛作點綴。何嘗嚼蠟。

杜詩愈瘧法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杜子美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療瘧法。對日握棗。書此十字於空中。仍喻日氣一口。吹棗上。不換手。以啖病者。輒愈。

按杜詩愈瘧。人知有子璋髑髏之句。不知有此。但未知驗否。

杜詩漫興之誤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杜子美集有漫興五絕九首。又七言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渾漫興者。言即景口占。率意而作也。其後蘇子瞻黃魯直楊廷秀諸公。皆襲用之。押入語韻。陰時夫輯韻府羣玉。亦采入語韻。蓋自元以前。無有讀作漫興者。迨楊廉夫作漫興七首。妄謂學杜者。必先得其性情語言。而後可。得其性情語言。必自其漫興始。而其弟子吳復見心。從而傳會之。注云。漫興者。老杜在浣花溪之所作也。自廉夫詩出。而世之人。遂盡改杜集之舊。易與為興矣。首沿其誤者。張孟兼也。

按此說冷齋夜話已發之。則誤不自楊始。余有山中漫興四首。或猶疑漫興之誤也。

太白集桃李園應作桃花園

國朝葉廷琯吹網錄云。康熙末年。吳門繆白芑武子。重刊李翰林集三十卷。自題云。得崑山徐氏所藏臨川晏處善本。重加校正。春夜宴桃李園序。繆本集首目錄作春夜宴桃花園序。卷首子目。及文前標目。並同。序中亦云。會桃花之芳園。前後四處皆作桃花。不作桃李。原注云。唐文粹選此序。亦作桃花。

韓愈直諫表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云。韓愈直諫表。近聞七月十五日。幸安國寺。禮空王。以為崇福施信。示天下仁心。

按此表。韓集所無。不知見於何書。

施肩吾詩辟山魃

蜀何光遠鑿戒錄云。施肩吾及第游南楚。楚多山魃為患。俗號聖者。是時亦來館穀。攪擾施君。施君當風一詠。於是屏跡。詩曰。山魃本是伍家奴。何事今為聖者呼。小鬼

不須乖去就國家才子號肩吾。

按詩不佳。正堪嚇鬼耳。伍家奴事未詳。

項斯詩不足觀

宋無名氏道山清話云。余少時常與文潛。在館中。因看隋唐嘉話。見楊祭酒贈項斯詩。因問諸公。唐時未聞項斯有詩名也。文潛曰。必不足觀。楊君詩律已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類也。

按到處逢人說項斯一語。至今猶膾炙人口。不謂宋時有此一段議論。

高梁柳范

國朝王士禛香祖筆記云。宋初文士稱高梁柳范。謂高錫。梁周翰。柳開。范杲也。在劉楊之前。而人多不知。

按宋史梁周翰傳。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瀟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則皆名見正史者。

滕元發陳情表

宋王銍四六話云。滕元發光祿。受知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荆公不合。遂出

為帥。又以妻黨李逢事。謫知池安二州。既罷安州。許朝見。至國門。又中飛語。再謫知筠州。先子實公之客。是時在京師。託撰陳情表。先子為公草之。自注云。先子為滕作陳情表。手簡尚在。今誤印在東坡市本文內。

按今東坡集有代滕甫辨謗乞郡狀。以兩文校之。則從離去左右十有餘年以後。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以前三百數十字。絕不相同。疑此文乃王銍之父名素者原本。而東坡改為之。故載入坡集耳。讀其文。自以坡改者為勝。

東坡和梅宛陵詩

國朝王士禎香祖筆記云。陳晉州士業云。陸務觀梅宛陵集序。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是坡公又有和梅之作。今集中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

蜀音押韻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魯直在戎州。作樂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予在蜀見其稿。今俗本改笛為曲。以協韻。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韻。及居蜀久。乃知瀘州間。謂笛為曲。故魯直得借用。亦因以戲之耳。

按余於續鈔十四載閱音押韻事。今又記此。然則顧亭林謂毛詩有以方音協韻者。如小戎之參。與中。七月之陰與沖。公劉之飲與宗等類。亦未始無見也。

老學庵筆記又云。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如閩音訛高字。則謂高為歌。謂勞為羅。秦人訛青字。則謂青為姜。謂經為稽。余謂此皆雙聲也。

押於字韻

宋蘇籀樂城遺言云。公言場屋之敝。曰昔南省賦題官韻於字。舉子程文云。何以加於。其中選後詩韻又同者。或曰何以更加於。大抵場屋多此類也。

按於字韻固不易押。東坡濁醪有妙理賦。古者晤語。必旅之於。雖用經語。亦殊未順。此字除商於地名。白於山名。及太元經白舌於於。孔北海書之舉杯相於外。竟無可押。或用林於字。然今韻又自有筭字。林於宜作絲筭矣。

梅花詩忌

宋周密齊東野語載玉照堂梅品。有花憎疾十四條。內一條云。作詩用調羹驛使事。又有花屈辱十二條。內有一條云。與麤婢命名。

按此條亦人所易犯。宜共戒之。

七字對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東坡出牧錢唐道由毘陵之洛社孫仲益方七八歲立於岸側東坡望見哥之詢所學方為七字對與之題云衡茅稚子璠璣器仲益隨聲應之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大加歎賞後果為斯文之主盟

按此知課小兒屬對古人固有此法也

新志又云東坡元祐四年自禁林出牧杭州仲益以辛酉生是年八歲矣

宋謝伋四六談麈云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

柱銘

明張公瑯嬛文集有柱銘鈔自序云昔人未有以柱對傳者傳之自文長始昔人未有以柱對刻之文集者刻之自余刻文長之逸稿始鴻寶倪太火柱對有妙過文長者而不及文長之多則余之學文長而不及者又何取乎其多邪

按今人刻楹聯入集中此其濫觴然但知為楹聯莫知為柱銘矣

甲賦

國朝周中孚鄭堂札記云唐人稱應試之賦為甲賦蓋因令甲所頒故有此稱以別

於居恒所作古賦皇甫持正所謂即為甲賦不得作聲病文也

屏風兒

宋周必大玉堂雜記云內制名色不一。儼直時或未詳其體式。故凡詞頭之下。有院吏必以片紙錄舊作於前。謂之屏風兒。國初陶穀謂一生依本畫葫蘆。殆謂是邪。

一言至十五言詩

蜀何光遠鑒戒錄云。杜先生光庭吟一言至十五言紀道德懷古今兩篇。可謂大製紀道德云。道德清虛元默。生帝先為聖。則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至德本無為。人中多自感。在洗心而息慮。亦知白而守黑。百姓日用而不知。上士勤行而必克。既鼓鑄於乾坤品物。信克伊乎東西南北。三皇高拱。分任以自然。五帝垂衣。分修之不惑。以心體之者為四海之主。以身率之者為萬夫之特。有皓齒青娥者為伐命之斧。蘊奇謀廣智者為盜國之賊。曾未若軒后順風。兮清靜自化。曾未若阜陶蓮種。兮溫恭允塞。故可以越圓清方濁。兮不始不終。何止乎居九流五常。兮理家理國。豈不聞乎天地於道德也。无以清寧。豈不聞乎道德於天地也。有踰繩墨。語不云乎。仲尼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所以垂萬古歷百王不敢離之於頃刻。懷古今云。古今感事傷心。驚得

喪歎浮沈風驅寒暑川注光陰始銜朱顏麗俄悲白髮侵嗟四豪之不返痛七貴以難尋岑父興懷於落照田文起怨於鳴琴雁足悽涼兮傳恨緒鳳臺寂寞兮有遺音朔漠幽囚兮天長地久瀟湘隔別兮水闊煙深誰能絕聖韜賢殮之餌亦誰能含光遁世鍊石燒金君不見屈大夫紉蘭而發諫君不見賈太傅忌鵬而愁吟君不見四皓避秦我我戀商嶺君不見二疏辭漢飄飄歸故林胡為乎冒進貪名踐危塗與傾轍胡為乎護權恃寵顧華飾與彫簪我所以思抗跡忘機用虛元為師範吾所以思去奢滅慾保道德為規箴不能勞神倣蘇子張生兮干時而縱辯不能勞神倣楊朱墨翟兮揮涕以沾襟

按趙甌北陔餘叢考言古今詩體至十一言而止不知有此二篇也然此二篇實亦不佳多用虛字襯貼雖至二十餘言亦復何難

元旦除夕詩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薛岡字千仞鄞人有天爵堂集李杲堂云千仞年八十集其平生元旦除夕詩為一卷起萬曆庚辰至崇禎庚辰身為太平詞客六十年名重天下亦盛事也

韓莊敏論舉業

宋無名氏道山清話云。韓莊敏一日來予子弟讀書堂。徧觀子姪程課。喜甚。謂門客曰。舉業只須做到這箇地位。有命時。儘可及第。自此當今日日講五經。依次第觀。子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無命時。雖工無益。

按日知錄云。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為舉人之式。又云。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今觀道山清話。則知宋時所謂程文。其始本是家塾程課之文。後以取中士子所作為程文。後又以考試官所作為程文。非其初矣。

嘗謂今夫

元倪士毅作義要訣云。舊義多用嘗謂二字作原題起語。今夫二字作大講起語。按此知今時文起講。用嘗謂今夫字。乃宋元經義舊格也。

守口如餅二語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富鄭公有守口如餅。防意如城之語。見梁武懺六卷。不知本出

何經

芝草無根二語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云。予太和初從事浙西贊皇幕中。公語及國朝詞人優劣云。世人言靈芝無根醴泉無源。張曲江著詞也。蓋取虞翻與弟求婚書。徒以芝草為靈芝耳。予後得虞翻集。果如公言。

按此語至今猶熟於人口。然莫能詳其所出也。

景炎詔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景炎末造。狼狽海上。固無暇文物典章矣。然詔語亦或有可觀者。有云。雖鳥獸之跡。不無交中國之時。然馬牛其風。何嘗及南海之遠。又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豈今年不戰。來年不征。不知何人筆也。

按海上崎嶇。尚掉弄文墨。可笑亦可憫矣。

戚少保詩集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戚繼光字元敬。撰有紀効新書。練兵實紀。論者比之孫吳韓白。軍中有暇。輒與文士接席賦詩。集名止止稿。曰愚。愚。曰夢。夢。是亦好奇矣。

七人聯句詩記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楊君謙循吉七人聯句詩記為夜雨詩共二十一韻記中並七人叙坐之次亦詳書之而復列一圖於後王古直徐衆夫南面坐陳一夔王存敬北面坐侯公繩左邊側坐趙衆夫右邊側坐楊君謙為主人坐侯公繩下一展帖間當日情景宛然在面六人皆官而古直老人以隱者野服居首席

詩賈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黃徽字季美杭州人為閩賈沈翁贅婿繼其業有穀音集何侍郎穉孝為作詩賈傳其略曰唐人以詩名桑門閨秀皆進乎技賈人缺焉季美詩不妨賈賈不揜詩遂無前人其賞譽如此

又按靜志居詩話云明以賈客而稱詩者衆矣若歙州之鄭作程誥龍游之童珮皆賈也然鄭程皆受學於李空同童執經於歸太僕則不得以賈人目之

畢著詩不應入 國朝詩選

國朝禮親王嘯亭續錄云沈歸愚選 國朝詩別裁 純皇帝命內廷詞臣刪定然如閨秀畢著紀事詩乃崇德癸未饒餘親王伐明自薊州入邊其父戰死故詩有薊

邱語非死流寇難也。當其時海宇未一。不妨屬辭憤激。歸愚選入。已失檢點。內廷諸公。仍其紕繆。此與高輅續綱目。滁州之戰。書明太祖為賊兵。同一笑柄。

南國俞氏文錄

國朝錢謙益絳雲樓書目譜。謀類有南國俞氏文錄。不注冊數。不知何地何人也。因涉吾宗。故記此俟考。

德清盧政議詩

宋姚寬西溪叢話云。青衫白髮老參軍。旋糶黃梁買酒罇。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上人門。此詩膾炙人口。不知誰作。見施僉判德權云。乃德清人法源之祖。盧政議詩。更有一絕。十月都門風薄衣。搗砧聲裏雁南飛。野人不識長安樂。且趁鱸魚一棹肥。

按此公吾鄉人也。今無知者。故識於此。當檢邑志。

張文端代王文簡作詩

國朝禮親王昭榘嘯亭禠錄云。王文簡公士禎詩名重於當時。浮沉粉署。張文端公英時值南書房。代為延譽。仁皇帝召入面試。漁洋詩思本遲滯。加以部曹小臣乍

觀天顏戰慄不能成一字。文端代作詩草。撮為墨丸。置案側。漁洋得以完卷。因改官詞林。得至高位。漁洋感激文端終身。曰是日微張某。余作曳白人矣。

按此事未知信否。

王阮亭三綠

國朝龔煒業林筆談云。王阮亭詞。有春水平颿綠。夢裏江南綠。新婦磯頭煙水綠。鄒程村曰。昔應子和名三紅秀才。今不當稱三綠邪。

金毛獅子賦

國朝龔煒業林筆談云。婁東王氏以維山先生為最少。時歲試禱一梵語。學使震其名。不敢遽第下等。覆試題出。今茅塞子之心向。先生誤聽為作金毛獅子賦一篇。詞甚藻麗。時年十四耳。天才也。

袁子才江賦

國朝禮親王昭棟嘯亭禱錄云。黃文襄督兩江。袁為屬員。黃曰。子號子才。以才子自命歟。曰然。黃曰。然則命汝頃刻為文可乎。先生請命題。黃厲聲曰。江賦。請限字。曰一萬。請限時。曰三時。先生研墨濡毫。凡奇詭字。盡加水旁。須臾而就。公故武夫。因傾倒。

曰汝果名不過實也。

按此隨園軼事人所不知江賦亦不傳。

詠息夫人詩

國朝徐承烈燕居瑣語云明末一巨公與秦州鄧孝威漢儀善明亡孝威諷其殉節不從人本朝仍為顯官後孝威游楚歸巨公索閱近作中有題息夫人廟一首云楚宮慵掃黛眉新祇自無言對暮春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巨公歎然廢卷而起入內遞患心痛卒蓋愧心一萌神氣飄忽四散也

按千古艱難二句至今人人能誦之然莫知作者姓名且亦不知有此事。

茶香室三鈔卷十五終

茶香室三鈔卷十六

清 德清俞樾著

句曲山秦篆

梁陶宏景真誥云。良常北垂洞宮口。有秦始皇埋藏白璧兩雙。入地七尺。有小磐石在嶺山。以覆堦處。李斯刻書壁。其文曰。始皇聖德。平章山河。巡狩蒼川。勒銘素壁。若掘即可得。始皇所履山川。皆祀以玉璧。不但句曲而已。

按此則李斯之篆。天下頗多矣。惜無人掘而出之。

傳授筆法人名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云。蔡邕受於神人。而傳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鍾繇。鍾繇傳衛夫人。衛夫人傳王羲之。王羲之傳王獻之。王獻之傳外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王僧虔傳蕭子雲。蕭子雲傳僧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詢傳陸柬之。柬之傳姪彥遠。彥遠傳張旭。旭傳李陽冰。陽冰傳徐浩。顏真卿。鄒彤。韋瓘。崔邈。凡二十有三人。

按蔡邕以下止二十二。人疑有關誤。

王羲之學書於司馬子微

唐道士徐靈府天台山記云。自天台觀北路。上桐柏觀一十二里。觀即唐睿宗景龍二年。為白雲先生所置。先生乃司馬天師也。名子微。字義禎。河內溫人。事載在碑中。先生初入花頂峰。遇王羲之。入山學業。先生過筆法付羲之。子欲學書。好聽吾語。夫受筆法。與俗不同。莫誇端整。但取堅強。筋力若成。自然端整。東邊石室。子莫頻過。盡是異獸精靈也。西邊石室。甚是精閒。素硯俱全。詩書並足。松花仙果。可給朝餐。石名香泉。堪充暮飲。羲之既蒙處分。豈敢有違。日就月將。使經年載。羲之第一年學書。似蛇驚春蟄。魚躍寒泉。筆下龍飛行。間蜨舞。雖未殊妙。早已驚羣。至第二年學書。似鶴度春林。雲飛玉澗。筋骨相連。如垂金鎖。至第三年。遂書得數紙。來先生再拜。展於案上。一見凜然。作色高聲責羲之曰。子之書法。全未有功。筋骨俱少。氣力全無。作此書格。豈成文字。但且學書。有命即至仙堂。無事不勞相訪。羲之唱諾。即歸書堂。又得三年功。書成矣。先生乃讚羲之曰。念汝書跡。異世不同。淡處不淡。濃處不濃。得之者罕。有見之者難。逢進一字。千金重賞。獻一字。萬戶封侯。二字疑誤例再讚曰。衆木中。松羣山中。峰虛鶴中。沖五岳中。嵩吾令歸俗。汝向九霄紅。汝歸於世界。如鶴出籠。別後有心。

相顧時時遙望白雲中。

按此一段言王羲之學書於司馬子微事甚詳。他書未載也。

又按舊唐書隱逸傳。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河內溫人。徧游名山。止於天台。當即此人。然與此文名字有異。且唐代之人。豈當為逸少之師乎。事未足據。姑廣異聞。承禎本傳。稱頗善篆隸書。元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然則司馬子微自有書名。道家附會。謂逸少嘗師事之。誇誕甚矣。

天台記。又云。自歇亭北上廿里。上華頂峰。其上造天尊堂。堂東一十步。有甘泉。先生往經二十八載。頻奉敕詔。多不就。開元十一年。元宗皇帝追入內。先生辭歸。帝以天台幽遠。難於迎請。遂於王屋山。選形勝。特置陽臺觀居之。

按此正合同馬子微事實。乃以為別人。何也。

宋鄭杓衍極云。王羲之言。自於山谷中。臨學鍾氏及張芝正書草書。廿餘年。竹葉樹皮。山石之上。及版本等。不可知數。至於素紙。牋。殼。藤。柴。反復書之。盡心精作。得意轉深。則右軍入山學書。固有此事。

王右軍少作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載梁虞和論書表云羲之所書紫
足觀亦無取焉

又載陶隱居啟云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者

王羲之石本蘭亭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云偽蜀時吳王遣內客省使高弼通好持國書于蜀因獻偽皇太子王羲之石本蘭亭一軸當時識者議此本是羲之撰序後刻石於蘭亭者偽翰林待詔米道鄰侍書於太子洎聖朝伐蜀其書帖盡歸米道鄰私家至乾德中有嵩彩箋王七郎名文昌與道鄰世舊道鄰因與文昌石本蘭亭即吳使高弼獻太子者謹案四庫全書提要云其說為自古錄金石者所未聞案賓退錄引蔡條之言曰定武本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其說殆即因此事而附會

又云元豐末有人自兩浙得蘭亭真本與織女支機石齋往京師至太康縣聞裕陵上賓不果進質錢民家不知存沒

按此則偽作無疑矣

又云唐趙璘下第於京洛途中逢官差逸夫并張喬棧又成都嚴真觀有一石俗呼織女支機石。

按浙中所進支機石當亦此類乃并博望仙槎亦有偽作奇矣。

蘭亭無真本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沈存中云唐太宗力購羲之真跡惟樂毅論乃右軍親筆於石而鐫之以為家法者昭陵之殉亦以其石便於芻耳後溫韜盜發其石已碎用鐵束之皇祐中高紳學士之子安世為錢唐主簿存中就其家見之末後獨一海字竹嬾十年前購得一本正海字獨留本也但其闕處有斜書修字數箇蓋歐陽公再拓本。

又云世又以為蘭亭入昭陵正坐此帖之誤蘭亭開皇中已為祕寶江都隨行久付烈焰蕭翼計賺之說傳奇幻語烏足深信。

按如此說則蘭亭無真本矣自來言蘭亭者豈皆夢夢邪。四庫全書提要謂李日華考證疏舛殆未必足據。

隸書蘭亭

明張岱瑯嬛文集有王文聚隸書蘭亭跋云余友王文聚為右軍四十二代孫楷法既精復長漢隸乃以蔡中郎石經筆法為蘭亭開一生面銀鈎鐵畫古勁無比

虞世南書琴龍附鳳四字

國朝韓秦華無事為福齋隨筆云琴龍附鳳四大字在今西安貢院為虞世南書腕力千鈞係明時所翻原刻四川中江巖上訪之未得

李太白書壯觀二字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滕陽驛廳事前古槐之下有石碣高五六尺刻壯觀二字偶摩挲細察之有太白二字蓋青蓮筆也太白與孔巢父等六人偕隱徂徠山正在滕境此必徂徠物而後人徙至此轉展玩之謫仙軒渠磊落之概盡見

按余於續鈔十五已載李太白書一則今又得此

宋鄭杓衍極云大歷初霸上人耕地得石函中有絹素古文科斗孝經凡二十章初傳李太白授陽冰盡通其法然則李太白乃陽冰之師矣

慈聖曹太后飛白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慈聖曹太后工飛白蓋習觀昭陵落筆也先人舊藏一美字

徑二尺許。筆勢飛動。用慈壽宮寶。

趙松雪自書家用簿

國朝王士禎香祖筆記云。姚士麟叔祥言。曾見趙松雪自書家用簿。運筆精妙。凡蠶種桑等事。與今不殊。惟用麩作食。及烏豆之類。動至百斤百石耳。

雪蓑道人大壽字

國朝王培荀聽雨樓隨筆云。雪蓑道人不知何許人。遨遊吾淄。能寫大字徑丈。小亦徑二三尺。青州衡王誕日。道人於南山磨崖書大壽字。刻成橫畫間可卧一人。至今如故。不知其何以書也。大字石刻多見之。傳為萬曆時人。或以為仙。

按此壽字不知今在否。如能摹搨一紙亦偉觀也。

白麟偽蹟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成宏間有士人白麟。專以伉壯之筆。恣為蘇米黃三家偽蹟。人以其自縱自由。無規擬之態。遂信為真。蘇公醉翁亭草書是其手筆。至刻之石矣。米書師說亦此公所為也。余謂此公所書能與蘇米亂真。則亦一書家也。乃不自以書名。而以贗鼎欺人。何哉。

不作草字真字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張文孝公觀一生未嘗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嘗作真字。文孝嘗自作詩云。觀心如止水。為行見真書。可見其志。祁公多為監司及帥。在外。公家文移書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辨。不敢白。必求能草書者問焉。久之乃稍解。二公皆號重德。而不同如此。

按人知有唐席豫之未嘗草書。而不知宋時又有張文孝也。

王荆公作字說不識字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王荆公晚喜說字。客曰。霸字何以從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殺伐。累言數百不休。或曰。霸從雨。不從西也。公輒曰。如時雨化之耳。其學務鑿。無定論如此。

元包經奇字

後周衛元嵩元包經云。坤流井莫。默傳曰。流者春之熙。井者夏之茂。莫者秋之落。默者冬之潛。流音恍。井音莽。按元包經多奇字。附錄數語於後。

晉墊井井。昇昕昕。覲于醜。囿于垠。傳曰。墊井井。地之廣也。昇昕昕。日之明也。覲于醜。

觀夫衆也。囿于垠。照夫遠也。楚音野。并音莽。暴音杲。覲音耀。囿舉冰切。

大有。燾音以音。多音蠱。蠱。明鑿于頁。晶灼于天。傳曰。燾以。宇之覆也。多音蠱。蠱。文之明也。

明鑿于頁。目之覽也。晶灼于天。日之耀也。以音綿。多音衫。明音懼。頁音頤。

謙。姓辰于岵。稚牧于媯。傳曰。姓辰于岵。衆隱於山也。稚牧于媯。子育乎母也。姓音羊。

辰音辰。

渙。蠱。蠱。森。果。飊。旋。瀾。漪。傳曰。蠱。蠱。森。果。風之行。水之深也。飊。旋。瀾。漪。風之動。水之流也。蠱。香。幽。切。果音彌。

隨。男有媯。女有媯。傳曰。男有媯。入而歸婦也。女有媯。出而從夫也。媯音適。

真誥異字

梁陶宏景真誥。協昌期第二篇云。人卧室宇。當令潔盛。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故氣。注云。盛字是淨義。中國本無淨字。故作盛也。諸經中通如此。

又甄命授第三篇云。其夕長史亦得燕。注云。此夢字也。真書多如此。

按此類。當是道經中之俗字。

又稽神樞第一篇云。大茅山有元帝時銅鼎。注云。古鼎字。

惡字

梁陶宏景真誥云。長史作惡字。皆西下心。其義與西下心亦同。但謂西方金炁之心。剛惡也。

按此則知俗書惡字作惡。亦出道家。

丙

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丙。女孝反。丙。猥也。經文作鬧。俗字也。

按說文無鬧字。據此則當作丙字。然不知於聲義何居也。

孫氏星衍曰。此丙字。或即說文丙字。讀如三年導服之導。導鬧聲相近。此說甚塢。

簪字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二。如簪字髮四字。注云。簪是吉祥勝德之相。梵名阿悉底迦。此云有樂言髮右旋而生。似簪字狀。故言如。

按簪竟不知何字。

又按寶悉底迦四字下。注云。佛胸簪之相。號悉底迦。具足而言。名滅法阿悉底迦。滅法。此云樂也。阿悉底迦者。有也。謂有此相。必有安樂。故名有樂。此寶形似彼簪。

相故取其號名之。然則佛胸亦有魯字矣。

陝陝相亂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荆門之上。有硤州。在唐改為峽山。印文則為陝州。元豐中。郎官何洵直建言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陝州。從阜從夾。原注從兩入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原注從兩入偏旁不同。本不相亂。當時朝議是發。而卒從洵直之言。易印。蓋謂大吏操柄者。皆伏獵侍郎也。

按湖北之陝州。從夾。當從兩入。陝西之陝州。從夾。當從兩入。原注似互誤。又按夾字從夫。有所持。亦不得謂之從二入。

不識狃字

宋李廌師友談記云。蘇仲豫言。頃在先帝朝。葉溫叟提舉陝西保甲。忽有御批問所隸諸州所教保甲。精狃如何。葉上劄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狃。奏至神宗。笑曰。葉溫叟將謂狃字。是精確也。

茶竈誤茶龜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陸龜蒙江湖故人傳。茶竈二字。坊本誤刻茶龜。集韻者不

知其誤竟收入四支

按茶龜對酒蟹初以為蒲留仙戲語乃真有此邪然此韻不知何韻也

門字無勾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馬氏日鈔云門字兩戶相向本無勾踴宋都臨安玉牒殿災延及殿門宰臣以門字有勾脚帶火筆故招火厄遂撤額投火中乃息後書門額者多不勾脚我朝南京宮城門額皆詹孟舉所書北京大明門等額皆朱孔易所書門字俱無勾脚

大篆字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皇弟嘉王尤精篆籀有畫六幅練止書一字者筆力神俊可謂警絕

宣和書譜云皇叔益端獻王英宗第四子也嘗效唐元度夢英作篆籀十八體又復出衆體之外作八體學者多宗之嘗畫六幅絹作一字筆力神俊非積學不能至此今御府所藏篆書一二十六體篆

按益端獻王名顯嘉王其初封也

百體言

唐張詹遠法書要錄載梁庾元威論書云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而鳳魚蟲鳥是七國時書元常皆作隸書故貽後來所詰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為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余經為正階侯書十牒屏風作百體問以采墨衆所驚異自爾絕筆惟留草本而已

按其所列百體不足一百恐有闕誤其名有日書月書風書雲書星書又有鼠書牛書虎書兔書龍草書蛇草書馬書羊書猴書雞書犬書豕書十二時書又有天竺書想即梵字也又有一筆篆一筆隸不知如何明人趙凡夫草篆或即從一筆篆而來邪。

又云其外復有倒書反左書反右書者大同中東宮學士孔敬通所創座上酬答諸君無有識者遂呼為衆中清間法然則字體倒順反正固可不拘邪。

書家不擇筆墨

宣和書譜云鄭仁喜用秃筆嘗聞漢蕭何用秃筆書為時所重王僧虔用之而風韻不減是亦其得之於心者又云裴行儉每自許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

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

姜體言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記云。禪月大師貫休。有詩集行於世。兼善書。謂之姜體。以其俗姓姜也。

按姜體書。余已載於續鈔十五。謂明姜太僕立網也。今乃知貫休之書。亦謂之姜體。故又記之。然與彼所謂姜體。固不同也。

筆雲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華嚴吞海集。如來十身相。海品云。如來國度身。有大人相。名筆雲。用羊兔毛為體。常放黑摩尼光明。令諸眾生書寫善事。余深諦之。悟知世間種種建立。咸仗佛威光出見。不獨史皇次仲。具有神變。即若鍾索二玉。虞褚顏柳。無非從黑尼光中證果者。誰云翰墨為小技哉。

又云。佛談般若。即是人心靈智云。其體無外。而其用廣狹隨時。如登高岡。俯察百里形勢。則此智彌漫百里。及穿針時。則束注鍼孔中。寫字時。即於筆尖上透露。作無量神變。余喜其語。可為臨池家三昧也。

淨本

太平廣記神仙門引仙傳拾遺云。大歷中。西川節度使崔寧。嘗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馬入奏。發已三日。忽於案上文籍中。見所奏淨本。猶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憂惶不已。張植乃炷香一爐。以所寫淨本。置香煙上。忽然飛去。食頃得所封表草。及使回問之。並不覺進表時。封題印署如故。

按此知唐人以寫定之本。謂之淨本。今人則以真草對言矣。

翦字

國朝吳仰賢小匏庵詩話云。楊誠齋詩集中。有贈翦字道人詩序云。道人取義山經。年別遠公詩。用青紙翦字。作米元章字體逼真。此技至今流傳。用泥金紙翦成。兼及花草翎毛。粘於黑色油紙扇。儼如揮寫而成。知其所由來遠矣。周密志雅堂襟鈔云。舊都天街。有翦諸色花樣者。極精妙。又中原有承承之者。每翦諸家書字。皆專門。其後有少年。能於衣袖中翦字。及花朵之類。更精工。又考嚴州建德縣志。林文耀字綱齋。幼即工書。中年失明。乃翦紙為字。勢飛動若龍蛇。點畫不差毫髮。室人裝璜成軸。易薪米以自給。人稱之曰林翦。

印文陰陽之別

國朝桂馥續三十五舉引顧大韶炳燭齋隨筆云凡物之凸起謂之陽凹陷者謂之牝謂之陰此一定不易之理也惟印章則以凹陷者為陽文凸起者為陰文求其說而不得則曰以其虛也故稱陽以其實也故稱陰此瞽說也凡後人之印章以印紙故凸起者其印文亦凸凹陷者其印文亦凹古人之印章以印泥故凸起處其印文反凹而凹陷處其印文反凸所謂陽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凸也所謂陰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凹也蓋從其所印言之非從其所刻言之也不察古今之異而妄為影似之解其貽誤後學深矣

按今人并不知有虛實之說竟以凸者為陽凹者為陰從所刻而言之矣

又云凡古人書牘俱用竹簡或用木札既書則泥封之而加印於其上以為識周禮之所謂壘節左傳之所謂壘書大率可想秦漢封禪則書以玉冊封以紫泥印以玉壘

畫說文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叙諸家文字有畫說文亡撰人名氏

按今人但知有小學家之說文。不知有畫家之說文也。

孔子遺履圖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襟記云。孔子遺履圖一卷。宣和庫中物。題跋甚多。陳眉公亦寫二語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於陵子黔婁夫婦圖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魏少帝曹髦字士彥。有二疏圖。盜跖圖。於陵子黔婁夫婦圖。神佛中畫帝后像。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武宗元字總之。嘗於維都上清宮。畫三十六天帝。其間亦明陽和天帝。潛寫太宗御容。以趙氏以火德王天下。故真宗祀汾陰還。經維都。覩聖容曰。此真先帝也。焚香再拜。竚立久之。

又云。景祐中。有畫僧於市中見舊功德一幅。乃慈氏菩薩像。左邊一人執手爐。裏幘頭衣中央。服右邊一婦人捧花盤。頂翠鳳寶冠。衣珠珞。泥金廣袖。遂以半千售之。持獻入內閣。都知一見驚曰。執香爐者。實章聖御像也。捧花盤者。章憲明肅皇太后真容也。此高文進所畫。舊是章憲閣中。別置佛堂供養。章憲歸天。不意流落至此。即日

進於澄神殿仁廟對之瞻慕。城容移刻方罷。命藏之御府。

宋畫院魁選

宋鄧椿畫繼云。戰德淳。本畫院人。因試蝴蝶夢中家萬里。畫蘇武牧羊。假寐。以見萬里意。遂魁。

按此事。人都知之。然其為戰君事。則罕知也。戰亦僻姓。廣韻三十三線戰恐也。又姓。

又云。試題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自第二人以下。多繫空舟岸側。或拳鷺於舷間。或棲鴉於蓬背。獨魁則不然。畫一舟人。卧於舟尾。橫一孤笛。其意以為非無舟人。止無行人。且以見舟子之甚閒也。

按此意甚高。惜不知所謂魁者何人。

畫嵇阮不點睛

太平御覽七百二。引梁沈約俗說云。顧虎頭為人畫扇。作嵇阮而都不點睛。主問之。顧答曰。那可點睛。點睛便語。

按今人止知畫龍點睛飛去事。不知有此。

自寫真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開元按樂圖。周昉畫。是本蓋國初郭忠恕所摹。中有髻者。乃恕先自寫真也。

王荆公畫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桂林楊參知冷然先生。出一畫見示。標曰天香深處。筆極謹細。草堂前列植桂。與奇石相間。委僚奇作。石邊有細書王安石作四字。然諦詳安字下。石字乃糝糊。而以筆潤補者。意其為王安道履所寫耶。安道作華山十二圖。余曾見其青柯坪一幅。正類此。荆公平生作字草草。豈能耐意為此。

清明上河圖第二本

明王象晉翦桐載筆云。少保垢疎張公。謚襄憲。四川銅梁人。官浙時。一同年相得甚。驩公偶談及清明上河圖。歎初本入禁中。無從復覩。同年有臨本甚佳。蓋世所傳第一本也。隨餉公。公力卻之。同年必欲公受。不得已受之。及歸田。慮後人以此賈譽。因手書垂戒。凡官吾土。及達官貴人有求者。即與之。勿吝。公歿後。某公官蜀。一日。具百金。移檄銅梁令。索此圖。令詣公宅。公之第三子號蔡蒙。念公遠屬。向諸姪覓之。微聞

在某房中。譬以禍福。再三始獲。令無暇返。署就公宅。印鈐并原金。馳使報命。某公大喜。加幣並原金。往蔡家。堅不受。令置盛筵。延公之子若孫。盡醉而罷。

按明代太倉王氏。以清明上河圖。賈福。人皆知之。不謂尚有此第二本。亦能為禍福如此可異也。

清明易簡圖

國朝沈初西清筆記云。張擇端清明易簡圖。沈歸愚宗伯以為即嚴分宜所購之本。然此本書畫譜中所載。是清明上河圖。非清明易簡圖也。易簡二字亦費解。卷中人物舟車廬舍。以較上河圖。他本為稍簡耳。

按此即易簡命名之意。疑上河圖成。又刪節為此本也。

朋甲圖

宋董道廣川畫跋云。孫祖仁出古圖相示。人物衣冠作唐人服。為舉子者七十八人。列二隊。是若相嘲謔。指呼紛紜。眾客不諭。祖仁曰。此舊無名。惟呼措大出隊。請以名號識之。余曰。此殆昔朋甲圖也。唐之士子。中世最感。各以朋甲。相為敵者。至有東西甲。東呼西茫茫為隊。言無所知也。開成後。又有遇韋蜀甲。注己甲。又有四凶甲。芳林

十哲至此儒道衰矣。是圖之設得無患此邪。

按遇韋蜀甲等語未詳。疑有誤字。

青林高會圖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青林高會圖。為黃存吾手筆。會者七人。為張伯起王伯穀趙凡夫董思白陳眉公嚴天池蓮池大師。蓋存吾仰慕七人。乃合繪其像於一卷。而即請思翁題署者也。七人各有詩。皆手書。惟蓮公獨缺。後有某公題跋。謂當精於揀擇。勿濫入。恐為蓮公笑。蓋有所指。或曰指凡夫。以凡夫所著說文長箋為某公所深非也。

三星圖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有三星圖歌。壽致仕馬太守。歌有云。福星雍容豐且都。祿星高冠盛華裾。壽星古貌長骨顱。然則三星之說明已有之。且見於名人之集也。

宋畫不必用筆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米南宮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梗。皆可為畫。紙不用膠。礬不肯寫在絹上。今所見米畫用絹者。皆後人偽作。米氏父

子不如此

學畫

國朝王士正香祖筆記云。鈕玉樵云。有王秋山者。工為學畫。凡人物樓臺山水花木。皆於紙上用指甲。及細針學出。設色濃淡。布境淺深。一法古名畫。學當作吼音築。字書。以手學物也。

按此技。今未聞學字之義。亦未詳說文。孔部吼。袞也。從孔。工聲。或體作學。其字從工聲。不當音築。廣韻上聲。二腫居。悚切。有學字。訓抱持。漁洋所說音義。似皆非是。

奉敕村梅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楊補之世家清江。所居蕭洲。有梅樹。大如數間屋。蒼皮斑斕。繁花如簇。補之曰。臨畫之大。得其趣。間以進之道君。道君曰。村梅耳。因自署奉敕村梅。更作疏枝冷葉。清意逼人。而道君北轅。不及見矣。南渡後。宮中以其梅張壁間。蜂蝶集其上。始驚怪。求補之而補之已物故。

按述禪老人。亦有村梅之目。世間豈有定評歟。與準敕惡詩。正堪作對。

圖畫失真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閭立本圖昭君妃虜。戴帷帽以據鞍。王知慎畫梁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馬。殊不知帷帽創從隋代。軒車廢自唐朝。雖弗害為名蹤。亦丹青之病。原注云。帷帽。如今之席帽。周圍垂網也。

按此知畫家必窮盡物理。又必審乎古今之制。此畫之所以為難。而近代遂專以寫意為高也。

婢作夫人

宣和畫譜云。趙喬高文進輩於道釋亦藉藉知名。然喬學朱繇。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澀。終不似真。

按人知羊欣學王獻之。有婢作夫人之誚。不知畫家亦有之也。

驚燕想飛

國朝章大來偁陽集雜錄云。畫上垂帶。左名驚燕。右名想飛。余聞之。僧定不知出何處。

按驚燕之名。人所知也。想飛之名。則知者少。

日本國畫

宣和畫譜云。日本國古倭奴國也。自以近日所出。故改之。有畫不知姓名。傳寫其國風物山水小景。設色甚重。多用金碧。考其真。未必有此。第欲綵繪粲然。以取觀美也。然因以見殊方異域人物風俗。今御府所藏。三。海山風景圖。一。風俗圖。二。

茶香室三鈔卷十七

清 德清俞樾著

秦穆公時掘得佛像

宋董道廣川畫跋云昔秦穆公世耕者得石像不能知及梵教入中國有異僧識之曰此前劫迦葉佛遺像。

按此說不知出何書當考。

金剛力士見緯書

初學記引河圖龍文云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鐵額兵長三十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十萬丈。

按此則金剛之名緯書已有之不始於佛氏。

白衣觀音居長白山

宋洪皓松漠紀聞續云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

觀世音真像

國朝表象坤觀世音菩薩考略云。據普陀山志所載。康熙二十八年。南巡菩薩見漁婦身操舟過御前。並有問答之辭。因此發帑。修建普濟法雨二寺。又載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定海鎮藍總戎偕僚屬謁梵音洞。見菩薩現身。大眉赤面。富有鬚髯。其衣則濶領方袍。迥非畫史所繪。原注云。乾隆二十一年。御書大悲心陀羅尼。照宋人寫本。每句之下。畫佛菩薩形像。第三十句。陀羅陀羅。下畫觀世音。見大丈夫身。狀貌類此。

天竺觀音像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云。杭州天竺觀音像。晉天福年。僧道翊得奇木以刻也。宋建炎四年。兀朮入臨安。航而北。僧智完率徒以從。至燕舍都城西南五里之玉河鄉。建寺奉之。成化丁酉。僧德顯修之。得石土中。金大定十七年刻。載天會七年。梁王徙像其悉。今寺所奉。乃又非晉像。豈天興初。曹顛沛於兵。押至正末。復崎嶇而北也。至今遊杭天竺者。僧仍指大士曰。晉像。不知徙此已四百八十二年矣。

按此則晉像存亡已不可知矣。景物略又載稽山會館。唐大士像云。觀音銅身三尺。下刻大唐貞觀十四年。尉遲敬德監造。舊供宣武門外晉陽庵。庵廢。移像受水。

塘建古佛庵供之庵又廢移稽山會館

按稽山會館即今浙紹鄉祠也光緒十一年李純客慈銘改為越中先賢祠而此銅像猶在然京城古蹟考云並無尉遲監造字則亦疑非故物矣

柏木中有觀音像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徐芳懸榻篇云辛丑夏如皋縣伐木造海船鋸一十數圍柏木中有觀音像厓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形皆具乃止勿解今以一面嵌縣西門僧寺壁中其一面不知所在

正陽門觀音廟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北都正陽門西月城中有關壯繆廟東月城有觀音大士廟其觀音廟乃崇禎中敕建以祀經略洪承疇而配關壯繆者也後知洪生改祠大士

卧觀音

宋鄧椿畫繼云龍眠居士李公麟嘗作長帶觀音其紳甚長過一身有半又為呂吉甫作石上卧觀音蓋前此所未見者

嗔彌勒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因觀唐畫嗔彌勒。客曰。凡人多笑者。蘊怒必深。宜有此轉變也。竹嬾曰。不然。彌勒居恒以笑臉陪人。及其下生出世。擔荷正法。見此世界。種種可憾。安得不嗔。嗔與笑。總是菩薩應機酬物。畫者深達此趣。

按此則知古畫彌勒。有作嗔像者。

慈心仙人

太平廣記神仙門。引廣異記云。唐廣德二年。臨海縣賊衣晁冠永嘉。其船遇風。東漂數千里。遙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迴。航就泊。見精舍。琉璃為瓦。瑤瑁為牆。既入房廊。寂不見人。惟有胡狻子二十餘枚。器物悉是黃金。又有金城一所。碎金成堆。不可勝數。忽見婦人從金城出。可長六尺。謂賊曰。汝何得至此。向見狻子。汝謂狗乎。非也。是龍耳。此是鏡湖山慈心仙人修道處。

按此或即今普陀山慈心仙人。疑是觀音菩薩也。

善財童子

宣和畫譜云。朱繇。唐末長安人。國朝武宗元。嘗在雒。見其所畫壁。云文殊隊中。舊有

善財童子。酷愛其筆法。玩之月餘。不忍去。今遂失其童子所在。信其畫亦神矣。
按今人於觀音菩薩旁。塑善財童子像。不知古人亦畫於文殊隊中也。

摩納婆

華嚴經音義卷二云。摩納婆。亦曰摩那婆。此曰年少者。或謂儒童也。

窣變羅漢

國朝諸人。獲堅瓠集云。常熟窣變羅漢。在方塔寺內。高五六寸。跣足趺坐。頂上骨縫
隱然。兩齒出唇外。長安慈仁寺。窣變觀音。以莊嚴妙麗勝。此以奇古勝。

按慈仁寺觀音。有高宗御製詩。士大夫入都。莫不瞻禮讚歎。此窣變羅漢。則人
鮮知者。未知今尚在否。

佛姓表曇

晉支遁集釋迦文佛像讚云。昔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俗
氏母族。厥姓表曇焉。

按今人知佛姓瞿曇。不知其姓表曇。瞿與表一聲之轉。

佛圖澄姓濕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邢州內邱縣西古中邱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碑云。大和上佛圖澄願者。天竺大國。罽賓小王之元子。本姓濕。所以言濕者。思潤里國澤被無外。是以號之為濕。亦異聞也。

按余於續鈔十七。據宋吳曾能改齊漫錄佛圖澄姓溫。然彼所據亦即封氏所記也。豈封氏本有異同邪。抑余所見能改齊漫錄有傳刻之誤也。因訂正於此。

無量壽佛

明郎露赤雅云。無量壽佛。姓周名全真。號寂照大師。彬州人。作二十八觀。從日月觀而入。初游吳越。繼游羅浮。最後得湘山筍布臺。因住持焉。自唐元和至咸通。示寂計一百三十有二歲。竺典蓋法以慧而覺者曰熾盛光佛。以文而覺者曰無量壽佛。師由日月觀門入三摩地。所以謂文而覺也。今問之講師。皆以壽對。如以壽則寶掌和尚。長爪比丘。當擅此名矣。末學之陋。不獨在儒門也。

按無量壽佛。世但知以壽言耳。不知有此說。然則佛經所謂壽者相。恐亦此義。故與衆生相對舉。衆生謂愚蠢之人也。佛家所言壽者。即儒者所言君子。佛家所謂衆生。即儒者所謂野人。

真上人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云。唐天寶間有真上人者。至杜牧之時。其人年已近百歲。故題其寺曰清羸。已近百年身。古寺風煙又一春。寰海自成戎馬地。惟師曾是太平人。元祐間。東坡典外制。有百歲得官者。曰繫此百年之故老。曾為四世之遺民。與此意合。而皆有味。

按真上人事甚佳。知之者少。故表出之。

李太白識僧伽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李太白僧伽歌。此僧本住南天竺。為法頭陀來此國。又云。嗟予落泊江淮人。罕遇真僧說空有。時僧伽已顯於淮泗之上矣。豪傑中識郭子儀。隱逸中識司馬子微。浮屠中識僧伽。太白亦異哉。按此別一僧伽

唐大中年僧

國朝王士正香祖筆記云。明宏治中。京口人錢寶游齊魯間。遇一老僧。能卧大雪中。雪為不積。問其年數百歲矣。出度牒示錢。則唐大中四年所給。已八百年矣。僧秦人。不知名字。

按紀文達公濼陽消夏錄云姚安公在苑家口遇一僧解囊出度牒乃前明成化二年所給問師傳此幾代矣遽收之囊中曰公疑我我不必再言竟莫測其真偽嘗舉以戒的曰士大夫好奇往往為此等事所累即真仙真佛吾寧交臂失之此論甚正

虞祺為更生佛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故德陽縣男虞祺字齊年起陵州諸生中初不知佛書也每日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其至一也吾知此而已當毒賦贖歛馬牛其人之用一漕變再漕潼川民獨宴然倚以朝夕間屬微疾凭几不言忽顧坐客曰古佛俱來吾亦歸矣男子允文旁立泣下又笑曰人而為佛何不可哉即之已逝矣明年陵州民鮮述者病死一晝夜再生具言初為黃衣速去遇故里中少年曹生曰鄉之大夫虞君主更生事明當為更生佛亟見之前抵宮室沈沈王者冕服正坐虞君也更問述故為善狀述訴力貧但一至瓦屋山見辟支佛瑞色甚勝得釋去王再敕速過吾家廣置更生道場誦數更生佛名字勿怠語定白毫光自王身起直大觀闕黃金書榜大慈大悲更生如來速洒然而寤明當虞君練祭云

按更生佛事。余已記於續鈔卷十七。今得其詳。且知即虞允文之父也。故更記之。
何立捕道月

國朝褚人獲堅瓠集。引金山志云。岳武穆班師。過金山寺。禪師道月。勸之勿起闕。武穆不聽。道月遣以詩云。風波亭下水滔滔。千萬堅心把舵牢。云云。武穆至臨安。繫大理獄。有亭。扁曰風波。始悔不從其言。武穆卒。檜聞前言。遣卒何立捕道月。道月集衆說法。何立伺之。道月忽說偈曰。吾年四十九。是非日日有。不為自家身。只為多開口。何立從南來。我往西方走。不是佛力大。幾乎落人手。言訖端坐而化。

按何立捕風僧。其事本子虛烏有。余已具說於叢鈔卷十四。何蓑衣條。今讀此。則知何立又有捕道月之說。京口北固山。有宋吳琚題榜曰。天下第一江山。然則東南第一山行者。或即道月乎。

知慧菩薩

國朝王士正隴蜀餘聞云。知慧菩薩。明梓潼人。周曉師女生。不如葦。好誦梵典。年十九。絕粒食。惟餐柏葉。成化五年。促父母送往江村口白馬寺樓。趺坐而他。今肉身存焉。又裴氏女者。父應舉。細民也。幼好趺坐。食柏葉。天啟中。年十三。坐化。縣人建刹奉。

之屢見五色光云。

端獅子

宋周密癸辛禱識云。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獅子。章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即從之。所至人皆樂施。

按此事極可喜。宜公謹之。與楊凝式東游廣愛寺。西游石壁寺。並稱也。檢西湖志。方外傳。不載其名。宜補入。

傅大士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凡寺中有輪藏者。必供一傅大士。問之僧眾。皆妄言無稽。調言長語。載一詩云。袈裟新補片雲寒。足躡儒鞋戴道冠。欲把三家歸一轍。捏沙終是不成團。蓋譏之也。俗云。道冠儒履。釋袈裟。正此。

按傅大士。未知何人。當考。

妙諦

國朝徐承烈聽雨軒贅紀云。明嘉靖倭寇沿海而入。嘉興被禍尤酷。嘗掠資財婦女。貯之三塔灣僧寺中。而率眾往攻桐鄉。婦女數百人。日夜悲泣。寺僧妙諦。遂以酒醉。

守者開門放之。令各取金帛逃去。僧衆皆勸同逃。妙諦曰：吾若一走，追者立至矣。因獨留守者。醒妙諦言，適見韋馱以寶杵擊門，開導之使去。吾不敢追也。守者聞而懼，且正病酒不能行，遂縛妙諦以俟。未幾，倭歸，重笞守者，而縛妙諦於寺東石坊柱上。叢矢射之，斃。堆薪焚之，倭寇平。受其恩者，拾燼餘之骨，葬於寺後，而血痕入石。至今宛然，陰雨尤著顯。

按石柱僧跡人所共見，而其名為妙諦，則能言之者罕矣。又其事在嘉靖間，世或以為是國初事，亦非也。

諦輝

國朝劉健庭聞錄云：孫旭，湖州人，中某科武舉，耿精忠反，總督姚啟聖招士入閩，旭應募，請招某山寇，寇受撫，縣有捕役白令曰：旭所招盜名在捕中，有年矣。按牘良然。於是執旭及盜，解赴浙省。旭與解役逸，七日至建昌府，詣樂燦軍。樂燦者，耿逆之大帥也。旭改姓名為王懷明，自言聚兵為義師，不幸而敗。燦及參軍周發祥信之，為具衣冠，署偽職。燦敗，發祥以殘卒千人歸韓大任。大任乃吳三桂之將，稱揚威將軍。大任求幕客，發祥以旭應一見相契，遂用事。旭日說大任入閩，大任遂降於閩。旭以招降功，議叙以道。

員用。給假歸里。一門血屬死無子。遺廬舍亦焚毀一空。旭自傷。遂祝髮為僧。號諦輝。住持靈隱寺。雍正三年。以募化入閩死。

按諦輝和尚見袁子才小說。即石揆所與爭靈隱者也。石揆本崇禎舉人。號借巢老人。沈端恪幼時曾師事之。今讀此書。又得諦輝出身本末。故節錄之。惟余所見庭聞錄乃滬上活字版印本。諦輝作諦灰。殆誤字也。

又按同治間所修湖州府志。選舉武舉人表。康熙三年。丙午科。孫旭。字子旦。歸安籍。紹興人。隨征福建。以招安功。任貴州糧儲道。不言後為僧。此亦可補志乘之缺。

匿刺麻

明權衡庚申外史云。至元二年。詔徵西域。匿刺麻至京。禮為帝師。

按匿刺麻。當即達賴刺麻。匿字乃達賴二字之合音。

元史作伽刺麻。本朝改作桑嘉依喇嘛。

師姑

國朝段松苓益都金石記。青州報恩寺大聖院清座主靈骨記云。先師姑度小師二人。師姐座主度小師五人。

按此知宋時比丘尼有師姑師姐之稱。今人稱尼為師姑。本此。又後周雲門山大雲寺重修壁龕記云。女弟子駱氏長女大師姑。次女小師姑。然則師姑之稱由來久矣。

于姓比丘尼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熙寧初。神宗謂王安石曰。有比丘尼于姓者。為富弼言。世界漸不好。勿預其事可也。弼信之。然亦不之罪也。

按此尼能使富鄭公信之。其亦一大善知識乎。

婆珊婆演底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卷四。夜神婆珊婆演底。注云。具云婆傘多婆演底。言婆傘多者。此云春也。婆演底。主當也。謂於春時。此神主當守護衆生。及諸苗稼也。或曰婆羅婆薩那。此云依止無畏。謂與衆生作依止處。令離怖畏。

按余見一書。謂誦婆珊婆演底五字。夜行可以無畏。是知後一說。不知前一說。且依止無畏。當誦婆羅婆薩那。五字為合也。

釋家參同契

明焦竑國史經集志釋家有石頭和尚參同契一卷。唐希遷撰。宗美注。是釋家亦有參同契也。

又有釋氏六帖四卷。周僧義楚撰。釋氏蒙求五卷。宋程謹撰。尼蒙求一卷。道誠撰。然則釋家之書。襲儒書之名者。亦不少矣。

心經非全本

國朝表象坤觀世音經解義云。般若心經有三譯本。第一本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名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呪經。第二本唐元奘所譯。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此二本。南北藏俱在。翔字函第三本。宋施護所譯。名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南藏在清字函。北藏在薄字函。三本皆出一本。因三人所譯。字句小異。故分三本。此經乃釋迦文佛在王舍城靈鷲山入定時。觀自在菩薩為舍利子說。前有序分及舍利子問語。後有佛出定讚觀自在語。及大眾奉行語。秦譯唐譯。皆刪節不錄。故世謂心經非全本。宋譯首尾俱全。因其晚出。且字句較繁。誦之者少。

楞嚴經從未入西域

國朝沈初西清筆記云。佛經有名雙譯者。乃印度所著。唐古忒所譯。而此土重譯之。

本有名單譯者。則譯唐古忒所著之本。惟楞嚴經為此土所著。從未入西域。上命以滿洲字。蒙古字。漢字。唐字。古忒字。四體書於羊腦箋。以付西土流傳。余奉 敕寫漢字。

按此則楞嚴經非佛所著。乾隆間始由中土流傳西域也。

轉經樓

國朝王昶蜀徵紀聞云。沿途有轉經樓。其制於水石湍急處。架屋。屋內書經於旗。插旗於輪。真輪於水。使水激而轉之。番人亦身佩小銅盒。中貯經。作輪以轉。每一轉。謂抵諷誦一次。且可致福。其愚如此。

按以上文考之。其地蓋在四川茂州之汶川縣。

又按余於續鈔十七。載楊升庵外集。所言轉經事。蓋西域之舊俗。此則以水激輪而轉之。為異耳。

三藏取經軼事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奘三藏至西域。入維摩詰方丈。及還。將紀年月於壁。梁翰欲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牆。又云。奘法師至中印度那爛陀寺。館於幼日那院。覺賢房。

第四重閣。日供步羅果一百二十枚。大人米等。

按此皆三藏取經軼事。世罕知者。

佛生日

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仲春云。孔子內備經云。震爻動則知有佛。今人以此月八日。巡城。魏代尤盛。其七日晚。所司預奏。早開城門。過半夜。使內外俱起。徧滿四郭。菩薩處胎經云。佛以二月八日生。轉法輪。降魔。涅槃。皆同此日。過去現在因果經亦云。佛以二月八日生。或復由此。

按今人以四月八日為佛生日。因學紀聞引王簡棲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鑿。而云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彗星不見。正義曰。於是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歷較之。知辛卯是二月五日也。以是攷之。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蓋陋儒之佞佛者。傳會為此說。以上並王厚齋語。今觀玉燭寶典。則知唐以前所謂佛生日。固在二月。不在四月也。近人箋因學紀聞者。皆不知有此說。

又按孟夏篇引菩薩處胎經。二月八日轉法輪。二月八日降魔。二月八日入般涅槃。

槃又引過去現在因果經。夫人往毗藍尼園。二月八日。花初出時。見元優日舉右手。植從右脇生佛。又引灌頂經云。十方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時。生四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時。出家。四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時。得道。四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時。般涅槃。又引灌佛經云。如來初生。得道。泥洹。皆四月八日者何。春夏之際。殃罪悉畢。萬物並生。毒氣未行。時節和適。又引善見律云。於物戶那末羅王林。二月十五日。入無餘涅槃。然則佛生滅均無定論。

又按孟夏篇。引牟子說。佛四月八日。從母右脇生。到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半。成若不樂。遂飛而起。頓於王田。休於樹下。入山六年。四月八日。遂成佛焉。因二月十五日。過世泥洹而去。據此。則佛生日。出家日。成佛日。皆四月八日。二月十五。其涅槃之日。與前篇又異。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云。國朝孤山沙門釋智圓。注四十二章經云。隨翻經學。七費長房以瑞應及普曜本行等經。校讐魯史。定知佛以姬周第十六主。莊王十年。即春秋魯莊公七年。四月八日生也。龍宮海藏諸經。及景德傳燈錄。吳虎臣佛運統紀。皆言我佛世尊。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降生。未知孰是。然姬周以十一月為正。四

月八日。即今之二月八日也。故荆楚歲時記云。二月八日。釋氏下生。良有自也。近代以今之四月八日。為佛之生日。姑徇俗耳。又引歲時禱記云。諸經說佛生日。不同其指。言四月八日生者為多。宿願果報經云。諸佛世尊皆是此日。故用四月八日灌佛也。今但南方皆用此日。北人專用臘月八日。近歲因圓照禪師來慧林。始用此日行摩訶利頭經法。自是稍稍遵。

又引高僧傳。摩訶利頭。四月八日浴佛。以都梁香為青色水。鬱金香為赤色水。邱隆香為白色水。附子香為黃色水。安息香為黑色水。以灌頂。

按此即所謂摩訶利頭經法。

浴佛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十二月初八日。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隊念佛。以銀銅沙羅。或好盆器。坐一金銅或木佛像。浸以香水。楊枝洒浴。排門教化。諸大寺作浴佛會。

按此則宋時汴京舊俗。浴佛之會。不以四月八日。而以十二月八日也。

佛肉眼見四十里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佛氏五眼。一曰肉眼。二曰天眼。三曰慧眼。四曰法眼。五曰佛眼。其肉眼亦徹見一踰繕那。踰繕那者四十里也。人眼能見四十里。豈尋常事。今人動稱肉眼。凡夫用以相誚。亦太狼藉矣。

按金剛經說。如來有五眼。正見其自肉眼。以至佛眼。無所不有。故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也。若必侈言見四十里之廣。則仍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矣。俗僧飾說大非經旨。余故錄其說而辨之。

五月長齋

晉支遁集五月長齋詩。有云。今月肇清齋。德澤潤無疆。

按梁慧皎高僧傳。遁幼時嘗與師共論。謂雞卵生用未足為殺。師不能屈。師亡。忽現形。投卵於地。殼破離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蔬食終身。然則支遁始時。初不蔬食。而有五月長齋之詠。殆其時風俗歟。

持珠誦佛

太平廣記異人門。引逸史云。有常樂王居士者。老年鶴髮。精彩不衰。常持珠誦佛。按今人所用念佛珠。亦有典故。

門眷

國朝徐逢吉清波小志云。孝惠太后誕育興獻。及岐惠永靖二王。聞故老云。太后為貴妃時。憲皇問何處人。奏曰錢唐。即命太監至杭。訪問不可得。復問。后曰我家門眷。是天長寺僧。訪之便知所在。蓋門眷。杭人家家有之。如有凶喪。其家到門誦經。所謂應副長老是也。人家歷代宗支祖先名號。皆有冊開載。久而不忘。如其言訪之。果得。按此俗。杭湖之俗皆同。吾家舊無譜牒。世系莫考。而越山寺中冊籍具在。俗謂之陰冊。蓋越山寺。即吾家門眷也。初擬就寺中檢尋。必可得梗概。以客居於外。因循未果。亂後聞付之一炬矣。

宋時僧牒價

宋王林燕翼貽謀錄云。僧道度牒。每歲試補刊印。版用紙摹印。新法既行。立價出賣。每牒一紙。為價百三十千。初歲不過三四千人。元豐六年。限以萬數。而夔州轉運司增價至三百千。以次減為八九十千。建中靖國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觀四年。歲賣三萬餘紙。新舊積壓。民間折價至九十千。朝廷主賣三年。仍追在京民間者。毀抹民爭折價急售。至二十千一紙。六年。又詔改用綾紙。宣和七年。以僧道逾百萬數。詔

位給五年。南渡後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為五百千。又增為七百千。又增作八百千。近歲結降轉多。州郡至減價以求售焉。

按余於續鈔十七。有宋時僧牒甚貴一條。今錄此以補其未備。

元史順帝紀。元統二年。禁私初寺觀庵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始出家。

日本僧牒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嘉定乙亥歲。楊和王墳上感慈庵僧德明。遊山得奇菌。作糜供衆。毒發死者十餘人。有日本僧定心者。至虜理拆裂而死。至今楊氏庵中尚藏日本度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象等號僧銜。有法勢大和尚。威儀從儀少屬。少錄等稱。是歲其國度僧萬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國京東路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光勝寺僧也。按日本國有和漢年契一書。余檢之。保安元年。當宋宣和二年。久安元年。宋紹興十五年。惟無治象之號。而宋淳熙四年。為彼國治承元年。治象。豈治承之誤邪。

過海和尚

唐李肇國史補云。佛法自西土。故海東未之有也。天寶初。揚州僧鑒真。始往倭國。大演釋教。經黑水蛇山。其徒號過海和尚。

按此日本國通佛法之始。亦即其通中華文字之始。今未知彼國人尚知有鑒真否也。

日本瓦屋和尚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云。瓦屋和尚名能光。日本國人也。天復年初入蜀。僞永泰軍節度使祿度辰捨碧雞坊宅為禪院居之。至孟蜀長興年。和遷化時。齒一百六十三。

茶香室三鈔卷十八

清德清俞樾著

王子喬兄妹成仙

梁陶宏景真誥運象篇云。王子晉。父周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也。是為王子喬。靈王第三女名觀香。字衆愛。是宋姬子。於子喬為別生妹。受子喬飛脫網之道。得去入緱氏山中。後俱與子喬入陸渾。積三十九年。觀香道成。受書為紫清宮內傳。她領東宮中候真夫人。注云此即中候王夫人也。子喬弟兄七人得道。注云五男二女。其眉壽。是觀香之同生兄。亦得道。

按王子喬事人多知之。觀香與眉壽人不知也。

又握真輔篇云。四月二十七日。夜半。夢見一女子。著上下青綾衣。與吾相見。自稱云。我是王眉壽之小妹也。

按此人當即觀香矣。

咽水洞秦人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新城縣有咽水洞。人至洞口揖曰。請仙官恩澤。即洞中開

閔作聲。噴出泉水。魚鰕亦隨水跳躍。人又揖曰。水足矣。隨復返流。而洞外田萬畝。藉此灌溉無乏。有邑令范姓者。往觀焉。鳴鑼放礮。揖之不應。令怒。訶責里胥。妄報晚宿。旁寺。夢有黃衣白首數老人。來見曰。吾皆秦人也。避亂至此。不識漢官威儀。畏聞車馬聲。故潛伏不動。明府何責於里胥邪。不然。請姑留。再試之。范曉復請。水流如故。此元人記錄語也。晉人桃源避秦。止言其上世來此。今乃云仙官主司泉源。施喻任意。又能見夢於今。何其幻邪。

按李氏所記。當即是杭州之新城。今未知尚驗否。

周太賓姜叔茂

梁陶宏景真誥稽神樞第三篇云。秦時有道士周太賓。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往句曲山下。叔茂以秦孝王時封侯。今名此地為姜巴者是矣。太賓善鼓琴。昔教糜長生。孫廣田。廣田即孫登也。獨弦而成八音。真奇事也。叔茂種五辛菜。常賣以市丹砂。而用之。今山間猶有莖薤。即其遺種邪。

按孫登字公和。此云廣田。世所未聞。又姜叔茂亦秦代故侯。叔茂賣菜。勝邵平賣瓜矣。

婁敬得道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漢建信侯婁敬晚得道。能種金。居好時明月山北。其地曰種金坪。

按宋史藝文志有婁敬草衣子還丹訣一卷。

司馬季主男女

梁陶宏景真誥稽神樞第四篇云。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也。女名濟華。張子房服金丹而死。

梁陶宏景真誥稽神樞第四篇云。服金丹而告終者。臧延甫。張子房。墨狄子。是也。按其意並謂是尸解。託死非真死也。

龍伯高

梁陶宏景真誥稽神樞第四篇云。龍伯高。後漢時人。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稱此人之佳可法。即其人也。伯高後從仙人刁道林受服胎炁之法。又常服青飢方。託形醉亡。隱處方臺。師定錄君也。

按人知龍伯高為整飭之士。不知其後乃成仙。

劉日成

唐道士徐靈府天台山記云。即夏禹時。劉阮二人採藥遇仙之所也。古之剡人。劉日成。阮肇。入山。遇仙於此。

按藝文類聚引幽明錄云。漢帝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云云。此乃以為夏禹時人。而劉日成之名。亦與舊傳異。未知何據。余疑劉日成。或當是劉晟之誤。晨與晟音相近。作日成者。誤分一字作二字耳。

天師生日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靈寶朝修圖。正月十五日。虛無自然元始天尊。於八景天宮。集會三界羣仙。漢祖天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正一靜應真君誕生之日。

又引漢天師家傳云。真人諱道陵。字輔漢。姓張氏。豐邑人。留侯子房八世孫也。母夢天人自北斗魁星降至地。以徽衛之香授之。感而有孕。於光武建武十年甲午正月望日。生於吳地天目山。

張道陵妻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引漢天師家傳云。真人張道陵。於桓帝永壽二年。九月九日。在

巴西赤城渠亭山中。太上遣使者持玉冊授正一真人之號。即有黑龍駕一紫輦。玉女二人引真人與夫人雍氏登車。前導後從。天樂隱隱。迎至一處瓊樓玉閣。闕上金牌玉字曰。太元都省正一真人闕。又引女仙錄云。孫夫人張道陵妻也。同隱龍虎山。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與天師於閭中雲臺山白日昇天。

按此則張道陵妻有雍姓孫姓之異。未知誰是。

湯保衡見張天師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呂大臨與叔作湯保衡傳云。嘉祐末年京師麻家巷有聚小學者李道。太學生湯保衡嘗與之游。一日至道學舍。有一道士形貌恢偉鬚髯怪異。言語如風狂人。既去。保衡問道。道曰。此道士居建隆觀。保衡曰。余居與建隆甚邇。未始見此人。他日復見前道士。既去默從之。入觀門。至西廊而沒。保衡尋之不復見。因觀廊壁畫一道士。正如所見者。題云張天師。乃日具冠帶。伺於李道之舍。凡三日。道士至。遂出拜之。稱曰天師。再三叩請。具述所見。道士乃曰。請以某日會於某地。如約而往。道士曰。但舉目視日。十日必有所見。可復會於某地。保衡依所教。至十日乃覩日中有人形。細視之。見道士在日中。復往會道士。道士曰。可再視百日。後有所見。再相

會於某地保衛如教乃見己形亦在日中與道士立道士曰可教矣乃授以符錄可攝制鬼神其道士不復見

按得見張天師再三求道乃止得攝制鬼神之術其後所載又有攝召良家婦女生魂之事亦可見其非正道矣呂與叔為橫渠門人與之作傳何也

黃野人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云葛稚川之隸黃野人肉身住羅浮山至今人有見之者赤身無衣紺毛覆體一日醉書一詩於石壁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劫猶愛梅花未歸

桃俊

梁陶宏景真誥云北河司命頃闕無人以桃俊兼之耳俊似錢唐人為交趾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遇東郭幼平教服九精鍊氣輔星在心之術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罰桃俊字翁仲注云今冢在錢唐臨平墳壇歷然苗裔猶存鄉近時聞犖角之響不敢侵毀皆呼為桃司命冢

按元劉大彬茅山志云姚俊錢唐人為交趾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道成來

洞中兼北河司命。陶隱居曰。有冢在錢唐臨平墳壇歷然。苗裔猶在云云。然則姓姚。非姓桃也。且劉志亦引陶隱居語。則其所見真誥亦作姚俊也。今臨平有姚姓。而無桃姓。若作桃俊。則無所謂苗裔猶在矣。余外家乃臨平姚氏。故曾有詩云。外家荒冢姚司命。而讀真誥。又作桃俊。因入之游仙詩云。莫道空山耐寂寥。何甥謝舅也。招邀似聞新授桃司命。舊在人間本姓姚。

瞿伯庭

明焦竑國史經籍志。道家有瞿童述一卷。溫造記大歷辰漢童子瞿伯庭升仙事。

郭仙姑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五岳惟華岳極峻。山有郭仙姑者。年二百六七十歲矣。曾事陳希夷。又常隨呂公遊於世。

按宋李石續博物志云。陳搏在華山。或謗以與毛女往來。不謂又有此郭仙姑也。呂公未知何人。殆即純陽邪。

張果老題字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餘杭洞霄宮石壁有張果老題字云。五百年後吾當批書。

再來

羅瓚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云。綿州羅江縣羅瓚山。有羅瓚洞。昔羅真人名瓚。修道上昇之所也。太平興國五年。中秋聞音樂環珮之聲。遽明。但見車轍之跡。去洞十里餘。濶一丈。以來碾土深三四寸。直至洞門。

按釋文瑩湘山野錄云。太平興國四年。綿州羅江縣羅公山。真人羅公遠。舊廬有人乘車往來山中。石上有新轍迹。深三尺餘。石盡五色。知州仲士衡緣轍迹至洞口。聞雞犬聲。此兩書所載。乃一事也。但有一年之差耳。羅瓚即公遠矣。殆名瓚而字公遠邪。世人止知有羅公遠。不知有羅瓚。新唐書作羅思遠。附見張果傳。

仵達靈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超化寺壁。誌唐黃門內侍謁者仵達靈題云。予自知命之年。從鑿與丙辛。當天寶丁亥十二月。得青城丈人。授真元丹訣。而意未曉。及德宗至德丁酉歲。銜命禋於嵩邱。復遇丈人。始全決神水黃芽之道。自餌靈丹。起至德丁酉。迄今上乾符甲午。歷春秋一百一十有八載。更十二朝。遂得還童復髫矣。

按此條所紀有誤。天寶丁亥乃天寶六載也。無西幸之事。明皇幸蜀在天寶十五載。其年為丙申。非丁亥。且是年七月。肅宗改元至德矣。或行在尚稱天寶年號。則當云天寶丙申也。下又云。德宗至德丁酉歲。德宗乃肅宗之誤。即丙申之明年耳。

常山甫

宋董道廣川畫跋云。常山甫。世謂神仙。唐人稱其與陶貞白同壇受錄。其後死長慶中。江西觀察使王仲舒謂山甫老病而死。無少異於人者。後人猶圖像以傳。則人之惑於神仙甚哉。

田睽叟

國朝王士禎香祖筆記云。田告。字象宜。少學詩於陳希夷。東游過濮。客于王元之會河決。著禹元經三卷。已而于濟南明水。將隱居焉。貽書徐常侍鉉。鉉答曰。負鼎叩角。顧廬築巖。各由其時。云。遂決高蹈。筮易遇睽。因自號睽叟。淳化中。召赴闕。詔書及門而卒。皇祐中。濟南翟書。裒其文為三卷。又作睽叟別傳。

按陳圖南弟子有此人。世無知者。然止云學詩。殆非道流也。

呂貴仙枕

國朝孫星衍京畿金石考宣化府延慶州有仙枕石刻字上刻仙枕二字旁刻呂賁書在居庸關內道旁元陳孚有詩云居庸萬馬繞山前未許蒼苔睡晏然見說華山風日好何如移伴白雲眠則此石在元已前

按邯鄲呂翁不知何人而此又有呂賁所書仙枕字大可以附會作邯鄲之呂翁矣。

陸龍先生

明都穆談纂云張三丰有遺墨云僕少好道走四方無所得至正末某歲遇陸龍先生於嵩山授以真訣遂爾超悟陸先生圖南之高弟子也

按此與余續鈔卷十八所載張三丰事又異。

石砮

宋邵伯溫聞見前錄云國初隱士石砮居洛陽之北邙由馮拯侍中為留守砮每騎驢直造寺中見必拜之砮好作詩多道家語一日自城中飲酒大醉騎驢夜歸失所在

按此亦一高士而世罕知之砮字見玉篇訓石廣韻有砮無砮云砮霜石藥出道

書集韻則砒礬並收。夫礬霜至毒之藥。何所取而為名。但不知道書之說如何。砒之命名。或有取於道書也。

九疑山洞仙翁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熙寧辛亥壬子間。武侯李忘其名。以供奉官。為衡州管界巡檢。一日捕盜入九疑山。深歷巖洞。遙見青煙一點。村民云。居常見之。不知何人所燒。樵夫牧子不能到也。李侯歸。告同姓李君彥高。即裹糧往詣之。攀緣而上。忽得平地。有草堂三數間。一老人坐其中。李問老人姓名。曰。吾唐末人。姓邢氏。名字不必問。李意為邢和璞。曰。非也。因問李。曰。聞今國號宋。不知天子姓氏。傳代幾葉。年號為何。又指面前一小池。有竹筒作刻漏狀。曰。甲子日辰。吾盡知之。今日乃何日。所不知者。國姓年號耳。李盡告以天子姓號。傳序年月。領之而已。叩以道術。曰。此難以口耳傳授。李不得問。糧盡乃歸。又數日。為五日糧。裹之而去。其人笑喜。問勞復叩之。告以吐納之事。每語倦。援瑟鼓之。如鶯雷怒濤之聲。既罷。餘音不絕。左右四窗皆長几。上文史如世間書。竊視之。皆墨字天篆古文。間以朱字。如校讐者。五日糧盡。又歸。數日。又攜五日糧。以往仙翁笑延之。如故。李復叩之。遂以內丹真訣語之。因謂李曰。吾以校對

天書自有程課不須復來恐妨吾事吾亦不久徙居矣因贈李十二詩臨行又書一絕皆天篆古文李初莫識其後竟不復往李得詩與同志或吾徒中善隸篆者討尋十八年方盡識十三篇遂以傳世李今在衡湘間頗有所得但人無知者此湘潭羅仲衡所記詩列於右其題云詩贈晚學李君

按此人甚奇殆真是道不死者邪而竟不知其名字惜哉至其十二詩皆七言律詩初不及內丹真訣茲不錄

羅隱為閻邱方遠弟子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吳越備史四卷今本序次紊亂脫誤孔多如王因衣錦城被寇命同元先生閻邱方遠建下元金錄醮於東府龍瑞宮其夕大雪惟醮臺上星斗燦然一黑虎蹲宮門外罷醮乃去羅隱師事方遠執弟子禮甚恭諸事皆失載按世傳羅隱多異迹余已畧載於叢鈔十四今觀此乃知羅江東固從事元門者也

李洞賓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云太白九井山虎耳先生李洞賓大名府有道之士時呼為李

八百云已八百歲如五十許童顏鬚髮行連言徐每駐足土民聚觀者如堵先生即於懷袖中探取銅錢二三文撒之則稍得人退每十步二十步取錢一撒至暮懷袖之中錢無缺焉

按人知有呂洞賓不知有李洞賓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俗傳洞賓戲妓女白牡丹乃宋人顏洞賓非純陽呂祖按此則宋時又有顏洞賓矣

曹八百

宋無名氏道山清話云晏臨淄臨川人其未生時有仙人曹八百見其父謂之曰上界有真人當降汝家

按世知有李八百不知有曹八百余於叢鈔十四載曹拈林事續鈔十八載曹休事疑世俗所傳之曹國舅或即其人今乃知曹姓成仙者又有此曹八百也

又云其季弟穎亦如臨淄公警悟章聖召入禁中令作宮沼瑞蓮賦賜出身授奉禮郎穎聞之走入書室中反關不出家人破壁而入則已蛻去案上有詩二首一云兄也錯到底猶誇將相才世緣何日了了却早歸來一云江外三千里人間十八年此

行誰復見一鶴上遼天。其年十八歲也。章聖御養神仙晏頴四字。賜其家。
按臨淄公。即晏殊也。其弟晏頴。世罕知之矣。

党翁

宋邵伯溫聞見後錄云。熙寧初。洛陽有老人党翁者。賣藥。日於水南北往來。行步甚快。少年不及也。自言五代清泰年。為兵。嘗事柴世宗。有放停公帖可驗。戴卷脚幞頭。衣黃衫。繫革帶。猶唐裝也。至元豐中。不知所在。

按自清泰元年。至元豐元年。一百四十五年矣。

又按唐小說載李益霍小玉事。有黃衫客。觀此乃知是唐代行伍中之服。

王總管

元吾衍閒居錄云。王總管。宋之老兵也。宋亡。矢志。常以蒲席為衣。或寄宿道院。及市井人家。自稱王總管。每到之處。輒利。故人爭邀之。然多不往。諸酒館。或遇其來。急以酒與之。乃滿飲。擲杯於地而去。則其家終日獲利。倍於他日。皆呼為利市先生。平生每狂歌。人聽以下休咎。多驗。

劉海蟾

宋何遜春渚紀聞云真廟朝有天神下降。憑鳳翔民張守真為傳靈語。因以翊聖封之。大建祠宇。百里間有食牛肉。及著牛皮履靴過者。必加殃咎。有立死者。一日有人穿袍青巾。曳牛革大履。直至廟庭。周視而出。守真焚香告神曰。此人悖傲。不即殛之。有疑觀聽。神乃降靈曰。汝識此人否。實新得道劉海蟾也。諸天以今漸入末運。向道者少。每一人得道。九天皆賀。此人既已受度。未肯便就仙職。折旋塵中。尋人而度。我尚不敢正視之。況敢罪之也。

按世傳劉海蟾為遼進士劉操純陽弟子也。道家南宗奉以為祖。觀此知在宋真宗時已著仙蹟矣。

終南山壽人

明李日華紫桃軒襟緞云。趙白雲不知何許人。為余劇談終南之勝。云其中多不死者。山中最壽者。堯碧天道人。自黃巢亂時入。銅帽道人。自宋末時入。今皆在。

懶拙道人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懶拙道人不知何許人。雙髻赤脚。游楚黃之麻城。性懶無營。心絕機事。人或謂之懶拙。因亦自稱為懶拙云。開袒腹示人。按之堅如石。臍大如

杯繞臍生豎毛皆左旋人以為類鍾離雲房云淋沐醜盥自用其便溺亦香潔無穢氣所服衣履經歲月絕無垢汙余於白嶽見張暹躡於姑蘇見方蓬頭今胸中又著一嬾拙矣。

七夕乘鶴仙人

宋周密癸辛禱識云七夕牛女渡河多出詩人及世俗不根之論然亦似有可怪者楊纘繼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綵霞絢采數刻方滅然則流俗之說亦有時而信邪。

按今人止知有鵲橋事不知有此亦七夕詩料也

回仙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道家言人身有尸蟲三即諺所謂腹中回蟲也今人召乩仙所謂回仙回老回道人者即回蟲乩仙巫神賴此以知往。

按回仙世知為呂仙不知又有此說

四仙像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黃越石攜來四仙古像。一為李鐵拐坐石上對懸瀑仰視天際隱隱一鐵拐飛行空中。一為海蟾子哆口蓬髮一蟾玉色者戲踞其頂手執一桃連花葉鮮活如生背綠竹六莖不見枝梢。一為寒山子倚絕壁雙手展卷若題詩竟而自為吟諷者。一為拾得跌坐大松根植茗帚於傍松當拾得之背旁又各潤四五寸人不盡松深山絕壑中真景物也。

按寒山拾得加鐵拐海蟾而為四仙亦世所罕聞也。

李廣濟

國朝楊炳堃自定年譜云李廣濟真人雍正時人修真得道坐化而逝時人即以肉身裝金供奉每逢旱澇有禱輒應。

按楊君是時官湖南鹽法道因此年天時乾暵迎真人入城而雨雨後送之還山故紀之惜未言所謂山者何山計必在湖南也。

繡髮真人

國朝禮親王昭槿嘯亭襟錄云筮侍御重光句容人劾明珠余國柱二相國棄官而去不知所終有金氏子隨其舅氏之官甘肅遇道士於漢龍山年九十餘作江南語。

狀貌偉然。頗善書法。自云曾為諫職。以劾權相去官。然自稱繡髮真人。不言姓氏。里居。後金氏子歸。告諸士大夫。皆云其狀彷彿侍御。然終無左證也。

綠天仙子

國朝王士禎香祖筆記云。武林沈礪芳孫。嘗與友請乩仙。至則書一絕云。才散笙歌罷綠么。冷風疏雨上輕舸。問予姓字真消息。曾向王維雪裏描。自云綠天仙子。賈秋壑半閒堂後植蕉百本。予乃其中之得靈氣者。見美人身侍書於中峰洞天。翌日跡之。果有巨蕉一本。樵牧不侵。遂釀金構精舍其側。自後數降乩。與諸生倡和云。

按今距國初又二百餘年。不特此蕉無存。并精舍故址亦莫可考矣。

道士坐禪

晉支遁集有詠禪思道人詩序云。孫長樂作道士坐禪之狀。并而讚之。聊著詩一首。唐書藝文志。神仙家有菩提達摩胎息訣一卷。仙佛兩家。未始不通也。

張紫陽悟真外篇入釋藏

國朝禮親王嘯亭禱錄云。憲皇帝以張紫陽。雖道教。其悟真外篇。實通禪理。并著歸入釋藏中。以廣法門。

按乾隆三年所刻龍藏彙記無悟真外篇

王重陽語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王重陽未化前十日謂馬丹陽曰學道無他在養氣而已心液下降腎氣上騰至於脾元氤氳不散則丹聚矣若肝與肺往來之路也習靜之久當自知之

王刁山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孫宗武言今世全真道人所謂龍門法派者皆本之邱長春其地則王刁山也王刁山在華陰太華之東奇峭次於華嶽開山之祖乃王刁二師故以人名山邱長春曾主其席演派至今徧天下也其法派凡二十字曰道德通元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貞明又言華陽道派有二一太華一王刁也太華宗陳希夷王刁宗邱長春

按王刁二師乃王遙刁自然也均見華山古蹟考

讀道德經萬徧得仙

梁陶宏景真誥協昌期第一篇云太極真人云讀道德經五千文萬徧則雲駕來迎

萬編畢。未去者。一月二讀之耳。須雲駕至而去。

按此亦殊不易。每日讀一編。亦須二十八年也。

又云。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卧先讀黃庭內景經一過。乃眠。使人魂魄自糾。鍊恒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

玉佩金璫經

梁陶宏景真誥稽神樞第三篇云。趙威伯晚在中岳。授玉珮金璫經於范邱林。邱林乃漢樓船將軍衛行道婦也。

按經名甚新異。未知何說。

又第四篇云。武當山道士戴孟裴真人。授其玉佩金璫經。并石精金光符。遂能輕身健行。日行七百里。又云。黃衣童子者。即玉佩金璫之官耳。又云。受行玉佩金璫經。自然致太極真人。

神清之洞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歐陽文忠公為西京留守推官時。與尹師魯諸人遊嵩山。見蘇書成文。有若神清之洞四字者。他人莫見。苟無神仙則已。果有非公等為之而誰。

仙人村

宋郊博聞見後錄云。唐呂仙人故家岳陽。今其地名仙人村。呂姓尚多。

左編右款

梁陶宏景真誥云。真人常御九龍。左駢名編。右服名款。又載英王夫人歌云。駕款教八虛。紫微夫人答歌云。乘編遊九天。

易遷館

梁陶宏景真誥稽神樞第二篇云。張姜子。西州人。張濟妹也。李惠姑。齊人。夏侯元婦也。施淑女。山陽人。施績女也。鄭天生。鄧之母也。此數女子。昔世有仁行。令聞並得在洞中。洞中有易遷館。含真臺。皆宮名也。此館中都有八十三人。含真臺是女子已得道者。隸太元東宮中。近有二百人。此二宮。盡女子之宮也。又有童初。蕭閑堂二宮。以處男子之學也。

又第三篇云。易遷童初二宮。是男女之堂館也。趙素臺。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徙。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趙素臺。是趙熙女。

按先舅氏平泉先生悼三女叔蘭詩。易遷宮裏題名在。余載之右台仙館筆記。彼

時但見葛洪枕中書云童初之府易遷之宮而未讀真誥故不知其詳亦甚愧謙
陋矣。